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六十七至六十九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蘇賁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陳春熙

欽定四庫全書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六十七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編

䷾ 離下 坎上

伊川先生曰既濟序卦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能過於物必可以濟故小過之後受之以既濟也為卦水在火上水火相交則為用矣各當其用故為既濟天下萬事已濟之時也易傳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伊川先生曰既濟之時大者既以亨矣小者尚有未亨也雖既濟之時不能无小未亨也小字在下語當然也若言小亨則為亨之小也利貞處既濟之時利在貞固以守之也初吉方濟之時也終亂濟極則反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已濟難為既濟方將濟難為未濟名卦之義甚明然則既濟之亨可知矣易六爻有應

者八卦既濟未濟居其二而未濟不能濟難者以既濟六爻皆得位未濟六爻皆失位故也六爻皆應皆得位在六十四卦之中獨此一卦而已以是知欲濟者必在有應必得其位然後可也既濟亨小者小為衍字蓋緣未濟亨之下有小字故亦誤書於此又孔子彖言小者亨也因此遂不能去六十四卦无亨小之義如旅小亨巽小亨是誠小亨也既濟亨之大者也然則孔子言小者亨也者蓋

濟難大人之事故未濟言小狐汔濟以明小者不能濟故為未濟若既濟則雖小者亦有濟故孔子彖言小者亨也所以别未濟之義也小者如小道小德亦有濟也又如大事雖濟小事亦濟也是皆為小如是則知舉无不濟矣使卦辭有小字則孔子彖辭當以既濟亨小者為句斷下句獨曰亨也殊无義理必以既濟亨為斷句則見既濟亨為文王辭小者亨也為孔子釋之之辭也且大人於難

无所不濟故既濟未濟不必論大人惟既濟之後雖小道小德皆可亨未濟之時非小道小德所能亨也故必以小者亨小狐濡尾爲別也孔子於小亨增者也二字即文義與旅巽自不同矣初吉者既濟无不吉也道窮則變未濟終焉故終亂也既濟有初吉終亂之象未必濟者皆亂也終亂不亂則在人耳故聖人愼終如始所以復濟終亂之道也昔成湯黜夏命之後乃曰茲朕未知獲戾於上

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武王大告武成乃偃武脩文歸馬放牛示天下弗服若是者豈有終亂之道乎是以商周享國久長由湯武有以濟終亂之道也有其象則卦言之而亂與不亂在人事者非卦所可盡言也易說

新安朱氏曰既濟事之既成也為卦水火相交各得其用六爻之位各得其正故為既濟亨小當為小亨大抵此卦及六爻占辭皆有警戒之意時當

然也（本義）既濟是已濟大事都亨了只小小底正在亨通若能戒懼得常似今便好不然便一向不好去伊川意亦是如此（語錄）

象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伊川先生曰既濟之時大者固（一无固字）已亨矣惟有小者（一有未字）亨也時既濟矣固宜貞固以守之卦才剛柔正當其位當位者其常也乃正固之義利於如是之

貞（一有正字）也陰陽各得正位所以為既濟也　二以柔順文明而得中故能成既濟之功二居下體方濟之初也而又善處是以吉也　天下之事不進則退无一定之理濟之終不進而止矣无常止也衰亂至矣蓋其道已窮極也九五之才非不善也時極道窮理當必變也聖人至此奈何曰（一无曰字）惟聖人為能通其變於未窮不使至於極也堯舜是也故有終而无亂（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通其變然後可久故止則亂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既濟成功无所事也終止則亂恃濟而不為則事弛而日入於敝所以亂也

白雲郭氏曰小者皆亨故曰既濟小或未亨非既也既者皆盡之辭利貞者既濟以六爻剛柔皆當位而濟以是知其利貞也使不當位而可濟則非利貞矣六二柔得中也初二皆卦之始也故為初吉終止則亂者止謂難止則亂至也猶上六濡首

之厲是也難止則亂至有不至者何也盖難止亂至者象當然也有不至者聖人維持之力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既濟自泰來豐九四變也泰兊為澤九二之四成豐四已濟險而小者未盡亨九四之五則小者亨矣於濟為既其卦三陰得位三陽下之大者既濟小者亦亨子夏傳曰陽已下陰萬物既成不曰小亨而曰亨小者大者之濟為亨小者而濟非為己也禹思天下之溺猶己溺之稷思天

下之䝱猶已䝱之亨至於小則小大畢亨故曰既濟亨小象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彖文當曰既濟亨小小者亨也脱一字此以三陽下三陰而言既濟也以陽下陰非正也亨之正剛君子也柔小人也剛柔不失其正君子小人各當其位无犯分躐等之非守既濟之道也故曰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此以六爻當位而言既濟也自泰至賁二復三變始於二之四成豐次四之五成既濟其終五之上

而成貴濟天下之難莫若剛過剛亦不可以濟失人心也方濟之初以柔濟剛則其柔得中剛者為用天下之難有不濟乎此既濟之初所以吉正則吉也既濟矣上六變艮成賁艮止也止而不進不復有為文飾而已濟終則極衰亂復起終以亂也葢其道已窮故曰初吉終亂彖曰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終始時也治亂者道之窮通也晉隋有天下不旋踵而亂不知終止則亂之戒

也易傳曰唯聖人為能通其變於未窮不使至於極也堯舜是也故有終而无亂此推原卦變以九五一爻言既濟之終始也在卦氣為十月故太玄準之以成易傳

新安朱氏曰濟下疑脫小字位當以卦體言初吉指六二本義　亨小當作小亨大率到那既濟了時便有不好去所以說小亨如唐時貞觀之盛便向那不好去　初吉終亂便有不好在末後底意思

並語錄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伊川先生曰水火既交各得其用為既濟時當既濟惟慮患害之生故思而豫防使不至於患也自古天下既濟而致禍亂者蓋不能思患而豫防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水性下而居上火性上而居下交則相濟是為既濟也既濟雖非有患之時而患必生於既濟之後故君子思患而豫為之防也成湯之

危懼成王之小毖皆思患豫防之謂也故卦言終亂象言豫防爻有濡首之厲其義一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水火相逮而後濟天地之道以坎離相濟以日言之日降則月升以月言之日交則月合以歲言之寒來則暑往皆既濟也坎上離下既濟矣然既濟之極水火將反其初故既濟之象未濟藏焉君子不可不思慮以豫防其患坤土為思坎為險難患也土防水也在既濟之時而防險難

豫也思患而豫防之則難伏而不作或曰五動坤變坎成震體豫而未濟之象毁矣易傳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伊川先生曰初以陽居下上應於四又火體其進之志鋭也然時既濟矣進不已則及於悔咎一作吝故曳其輪濡其尾乃得无咎輪所以行倒曳之使不進也獸之涉水必揭其尾濡其尾則不能濟方既濟之初能止其進乃得无咎不知已則至於咎也　既濟之

初而能止其進則不至於極其義自无咎也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既濟之初方出難矣是以有曳輪濡尾之象曳輪所以出難也濡尾以曳輪而濡也曳輪而濡尾則身出而難在後矣是以知其既濟也

既濟故義无咎易說

漢上朱氏曰三坎為輪初卦後為尾初九剛而離體炎上有應進於上其志必銳時既濟矣動而進不已必至於咎故戒之初動之四成艮艮為手曳

也坎輪在水火爻中火欲上水欲下亦曳也曳其輪不輕進尾濡坎水不速濟止之於初持重緩進以全其剛而不至於極則於既濟之義為得矣故曰義无咎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輪在下尾在後初之象也曳輪則車不前濡尾則狐不濟既濟之初謹戒如是无咎之道占者如是則无咎矣本義　曳輪濡尾是只争些子時候是欲到與未到之間不是不欲濟是要濟

而未敢輕濟如曹操臨敵意思安閒如不欲戰老子所謂猶兮若冬涉川之象涉則畢竟涉只是畏那寒了未敢便涉語錄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伊川先生曰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剛陽中正之君宜得行其志也然五既得尊位時已既濟无復進而有為矣則於在下賢才豈有求用之意故二不得遂其行也自古既濟而能用人者鮮矣以唐太

宗之用言尚怠於終況其下者乎於斯時也則剛中反為中滿坎離乃為相戾矣人能識時知變則可以言易矣二陰也故以婦言茀婦人出門以自蔽者也喪其茀不可行矣二不為五之求用則不得行如婦之喪茀也然中正之道豈可廢也時過則行矣逐者從物也從物則失其素守故戒勿逐自守不失則七日當復得也卦有六位七則變矣七日得謂時變也雖不為上所用中正之道无終廢之理不得行於今

必行於異時也聖人之一有為字勸戒深矣　中正之道雖不為時所用然无終不行之理故喪茀七日當復得謂自守其中異時必行也不失其中則正矣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六二柔而得中者也當既濟之時在我者得其位則不失己在人者得其應則不失人內外无失又何患於喪乎有喪亦有復故勿逐七日得也如是則六二之象有得无失而辭言婦喪其茀者蓋得失者消長循環之道方得之際失在

前也猶既濟之終必復於難君子思患而豫防之

勿謂其无喪而遂忘其喪也此六二所以言婦喪

其茀之義柔中婦之象爾雅謂輿革後謂之茀而

詩有簟茀魚服鄭氏謂茀之言蔽也故伊川曰婦

人出以自蔽者也而馬氏王氏皆為首飾未詳其

旨伊川曰卦有六位七則變矣七日謂時變也雖

不為上所用而中正之道无終廢之理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二坤為輿三坎為輪二之五離變震

坤離為文震為竹竹有文蔽車之前者茀也離為婦婦人乘車不露見有茀乃可以行五於既濟之時安其位无動而有為之意二雖有文明中正之德不得遂其行婦喪其茀也五坎為美脊之馬二五相易震為作足之馬逐也五不下二二當以中道自守故戒以勿逐逐則失其素守而不正七日得自二數之至上為五復自初數之至二凡七日以中道也中道者天地之所不能違故坤極生乾

七日必復而況人乎易傳曰自古既濟用人蓋鮮矣以唐太宗之用言猶怠於其終況其下者乎雖不爲上所用而中正之道无終廢之理不得行於今必行於異時易傳

新安朱氏曰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剛陽中正之君宜得行其志而九五居既濟之時不能下賢以行其道故二有婦喪其茀之象茀婦車之蔽言失其所以行也然中正之道不可終廢時過

則行矣故又有勿逐而自得之戒本義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伊川先生曰九三當既濟之時以剛居剛用剛之至也既濟而用剛如是乃高宗伐鬼方之事高宗必商之高宗天下之事既濟而遠伐暴亂也威武可及而以救民為心乃王者之事也惟聖賢之君則可若騁威武忿不服貪土地則殘民肆慾也故戒不可用小

人小人為之則以貪忿私意也非貪忿則莫肯為也三年克之見其勞憊之甚聖人因九三當既濟而用剛發此義以示人為法為誡豈淺見所能及也　言憊以見其事之至難在高宗為之則可无高宗之心則貪忿以殃一作殘民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上六險而應此處卦之末濟以終亂者也故以比鬼方九三以陽居陽文明而正故用師雖久困而必克小人用之取亡之道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三既濟之時以陽當位備文明之德宜伐闇者也鬼方幽闇之國高宗有九三之德者也居斯時也必如高宗然後可以伐鬼方猶至三年憊而後克之是雖以明伐闇不可易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白雲郭氏曰高宗中興之賢君也鬼方至遠之伐也高宗之中興其為政事豈伐遠方而已哉故知鬼方之伐在高宗為小事也小事猶克之以見小

者亦亨也猶有三年之憊者既濟之難未至大亨也高宗中興所謂既濟之大亨矣鬼方小事猶且小人勿用則大者可知此其所以中興歟九三當既濟方興之時故有高宗之象易說

漢上朱氏曰坤為鬼為方五坎為險帝繫有鬼方氏鬼方蓋國名小國於既濟之時恃險不來九五離體有戈兵用九三往伐之坤為年自四數之歷三爻三之上成巽巽為入入其險也上之三成坤

順也既入其險鬼方來順三年克之也克難辭也九三剛正君子也上六之三柔而不正小人也高宗中興之賢君伐鬼方氏之小國歷時之久至於三年而後克之其力亦憊矣況用小人乎坎為勞重坎憊也小人非貪慾不為其禍至於殘民肆慾遂喪其邦故戒以小人勿用爻言勿用小人象曰憊者聖人慮後世勤兵於遠託高宗久伐以濟其欲勞民動衆三年克之雖高宗行之亦憊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既濟之時以剛居剛高宗伐鬼方之象也三年克之言其久而後克戒占者不可輕動之意小人勿用占法與師上六同本義　高宗伐鬼方疑是高宗舊日占得此爻故聖人引之以證此爻之吉凶又曰漢去古未遠想見卜筮之書皆存如文帝之占大横庚庚都似左傳時人説話又曰夏啟以光想亦是夏啟曾占得此卦　問三年克之憊也此言用兵是不得已以高宗之賢三年而

克鬼方亦不勝其憊矣先生曰言兵不可輕用也

凡爻中言人者必是其人嘗占得此卦 並語錄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伊川先生曰四在濟卦而水體故取舟為義四近君之位當其任者也當既濟之時以防患慮變為急繻當作濡謂滲漏也舟有罅漏則塞以衣袽有衣袽以備濡漏又終日戒懼不怠慮患當如是也不言吉方免於患也既濟之時免患則足矣豈復有加也 終

日戒懼常疑患之將至也慮既濟之時當畏慎如是也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六二六四皆處二陽之間皆有正應不私近比近不相得交來侵之二以居中履正不以喪茀易其志卒得其所喪四居多懼之地備衣袽以防舟之漏終日戒而不敢弛二不以已侵而改其操四疑其將侵而謹其備也

白雲郭氏曰既濟思患豫防而六四又為多懼之

地近君居險是以有繻有衣袽之戒袽敝衣也説文謂繻為繒采蓋其意以謂勿以新繒而忘敝袽亦猶勿以既濟而遂忘未濟之難也終日者言无怠時也有所疑者雖未有患以多懼而豫防之也

易説

漢上朱氏曰四坎水也初之四成巽巽木在水上舟之象四未交初巽毁坎見舟漏也四坤為裳繻裳也初乾為衣艮為手袽塞也離日在下終日也

兊為口戒也巽為不果疑也六四近君而正明於防患資初九之賢彌縫九五之闕終日相戒如奉漏舟不惟自竭而初九助之如有𧝓及衣袽塞其漏苟可以豫防者无不為斯能濟乎重險矣制治保邦之道患至而後慮之无及已心有所疑知禍亂之源必先事而塞之乃保既濟之道故曰終日戒有所疑也易傳曰不言吉者方免於患也既濟之時免患足矣无復有加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既濟之時以柔居柔能豫備而戒懼者也故其象如此程子曰繻當作濡衣袽所以塞舟之罅漏本義　六四以柔居柔能慮患豫防蓋是心低小底人便能慮事柔善底人心不麤慮事細密剛果之人心麤不解如此語錄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伊川先生曰五中實孚也二虛中誠也故皆取祭祀

為義東鄰陽也謂五西鄰陰也謂二殺牛盛祭也禴薄祭也盛不如薄者時不同也二五皆有孚誠中正之德二在濟下尚有進也故受福五處濟極无所進矣以至誠中正守之苟未至於反耳理无極而終不反者也已至於極雖善處无如之何矣故爻象惟言其時也　五之才德非不善不如二之時也二在下有進之時故中正而孚則其吉大來所謂受福也吉大來者在既濟之時為大來也亨小初吉是也

橫渠先生曰東鄰上六也西鄰六四也過於濟厚也幾於中時也祭而合禮雖薄受福九五既濟之主舉上與下其義之得不言而著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五剛中居尊既濟之主也保既濟者不恃其全盛而恃其克誠物備而誠不至不如誠至而物不備故誠信可以感鬼神而不能保其邦家者未之有也

白雲郭氏曰大難既濟為之君者何所事焉惟祭

祀為先耳與萃渙二卦王假有廟同意牛祭祭之盛者也禴祭祭之薄者也祭之盛者非無誠也然以物為主祭之薄者非无物也然以誠為主物過於誠則物勝誠而誠日以衰誠過於物則誠勝物而誠日以著鬼神惟誠而後通物亦因誠而可薦則祭祀之道誠在所先而物在所後明矣是以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也象言西鄰之時葢君子誠之為貴方既濟之初未能備物為

亨是得其時也吉大來者既濟亨矣其吉方興而未艾是猶天保之詩言吉蠲為饎是用孝亨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其卒章言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栢之茂无不爾或承謂之大來者如此伊川曰東鄰陽也謂五西鄰陰也謂二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泰震為東兑為西三四鄰也兑為刑殺坤為牛坎為血離為夏震為聲上為宗廟九二

之五有長子奉祀東鄰殺牛西鄰禴祭之象殺牛盛祭也禴尚聲薄祭也盛不如薄者時也二五均有中正之徳然二未濟有進也九自五來二以虚受故曰實受其福正吉陽為大吉大來也五既濟无所進也盈則當虚故曰不如西鄰之禴祭也理无極而不反者既濟極矣時已往矣五以中正守之能未至於反而已易傳曰至於極則雖善處无如之何矣易傳　又曰伊川解既濟九五曰中實孚

也與虞氏孚實之象同又曰中虛誠也與郭璞筮得中孚之需曰虛中象道若虛舟同也叢說

新安朱氏曰東陽西陰言九五居尊而時已過不如六二之在下而始得時也又當文王與紂之事故其象占如此彖辭初吉終亂亦此意也本義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伊川先生曰既濟之極固不安而危也又陰柔處之而在險體之上坎為水濟亦取水義故言其窮至於

濡首危可知也既濟之終而小人處之其敗壞可立而待也　既濟之窮危至於濡首其能長久乎并易傳

白雲郭氏曰上六處既濟之極當終止之亂是以有濡首之危非可久於既濟之道也既濟之極難之始而未深也故但濡首而已惟聖人通其變而不至於極則无是危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既濟之極以剛處之猶恐其反六安其位而不變必有顛隕陷溺之患上反三乾為

首濡於坎水之中濟而至於水濡其首尾極矣濟之窮也其可長乎巽為長易傳曰既濟之終小人處之其敗可立而須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既濟之極險體之上而以陰柔處之為狐涉水而濡其首之象占者不戒危之道也本義

問既濟上三爻皆漸漸不好去蓋出明而入險四有衣袽之象曰有所疑也便不是好底端倪自此已露五殺牛則已自過盛上濡首則極而亂矣

不知如何先生曰然時運到那時過了康節所謂飲酒酩酊開花離披時節所以有這樣不好底意思出來語録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六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六十八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編

☲☵ 坎下離上

伊川先生曰未濟序卦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既濟矣物之窮也物窮而不變則无不已之理易者變易而不窮也故既濟之後受之以未濟而終焉未濟則未窮也未窮則有生生之義為卦離上坎

下火在水上不相為用故為未濟易傳　先生過成都坐於所館之堂讀易有造桶者前視之指未濟卦問焉先生曰何也曰三陽皆失位先生異之問其姓與居則失之矣易傳曰聞之成都隱者西室所聞云田夫釋耒者悞○

時氏拾遺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伊川先生曰未濟之時有亨之理而卦才復有致亨之道惟在慎處狐能度水濡尾則不能濟其老者多

疑畏故履冰而聽懼其陷也小者則未能畏慎故勇於濟汔當為仡壯勇之狀書曰仡仡勇夫小狐果於濟則濡其尾而不能濟也未濟之時求濟之道當至慎則能亨若如小狐之果則不能濟也既不能濟旡所利矣易傳

白雲郭氏曰易六十四卦終於既濟未濟者凡人事之終始惟曰濟與不濟而已故以是二卦終焉先既濟而後未濟者猶泰之與否也泰極則否既

濟窮則未濟天道人事莫不然也聖人之為戒深矣既濟曰亨未濟亦曰亨者既濟之亨已然之亨也未濟之亨將然之亨也既濟言濡其尾而未濟亦言濡其尾者既濟之濡其尾以曳輪既濟而濡尾也未濟之濡其尾以小狐幾濟而濡尾也夫濟難大人之事豈狐疑小人之所能哉宜其濡尾而无攸利此其所以為未濟也幾濟而濡尾不喪其生亦幸矣何所利乎若夫飛龍在天大

人之造何難不濟是以有不言所利之大易說

新安朱氏曰未濟事未成之時也水火不交不相為用卦之六爻皆失其位故為未濟汔幾也幾濟而濡尾猶未濟也占者如此何所利哉本義　未濟取狐為象上象頭下象尾語錄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伊川先生曰以卦才言也所以能亨者以柔得中也

五以柔居尊位居剛而應剛得柔之中也剛柔得中處未濟之時可以亨也　小狐汔濟據二而言也二以剛陽居險中將濟者也又上應於五險非可安之地五有當從之理故果於濟如小狐也既果於濟故有濡尾之患未能出於險中也　其進鋭者其退速始雖勇於濟不能繼續而終之无所往而利也　雖陰陽不當位然剛柔皆相應當未濟而有與若能重慎則有可濟之理二以汔濟故濡尾也卦之諸爻皆

不得位故為未濟雜卦云未濟男之窮也謂三陽皆失位也斯義也聞之成都隱者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未濟有為而未有功也

白雲郭氏曰未濟知其亨者以六五柔中知其有濟是以亨也小狐幾濟未能出險之中故濡其尾无攸利未能終其濟也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是以續終之事固非狐疑小人之所能也六爻雖不當位而剛柔皆相應雖處已有失然亦未嘗失

於人故得人之助是以有終亨之象而小狐之濟亦止於无攸利而已不然則凶及之矣見說

漢上朱氏曰未濟自否來既濟之反也否塞之時六二之柔得中而上行天地相交否者亨矣柔而不中則介於二剛其能亨乎故曰未濟亨柔得中也此以二五言未濟也艮坎為狐小狐初爻也艮之初爻為小狐猶中孚之豚亦初爻也爾雅曰幾汔也詩曰汔可小康鄭康成曰汔幾也四為坎險

五為中出險也初往之四幾濟而未及於五未出中也狐首輕尾重老狐聽冰負尾而濟其剛不息是以終濟卦以成卦言之上為首為前初為尾為後以畫卦言之初為始為本上為終為末上九剛也初六柔也小狐不度而進未能審慎其前則剛其後乃柔四坎濡其尾往无攸利以其剛不足不續終也然則濟險者其在於審慎始終如一剛健不息者乎孟喜曰小狐濟水未濟一步下其尾故

曰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此以初六九四相易言初六之柔不足以濟險難也未濟六爻雖不當位而剛柔相應苟量力度時慮善而動上下内外相與未有不濟者也故曰雖不當位剛柔應也此以六爻申未濟有可濟之理也在卦氣為十一月故太玄準之以將易傳

新安朱氏曰柔得中指六五言本義　未濟與既濟諸爻頭尾相似中間三四兩爻如損益模樣顛倒

了他曳輪濡尾在既濟為无咎在此卦則或吝或貞吉這便是不同了　易不是說殺底物事只可輕輕地說若是確定一爻吉一爻凶便是揚子雲太玄了易不恁地兩卦各自說濡尾濡首不必拘說在此言首在彼言尾大槩既濟是那日中衙晡時候盛了只是向衰去未濟是那五更初時只是向明去聖人當初見這箇爻裏有這箇意思便說出這一爻來或是從陰陽上說或是從卦位上說

他這箇説得散漫不恁他逼拶他他這箇説得疏到他密時盛水不漏到他疏時疏得無理會若只要就名義上求他便是令人説易了大失他易底本意周公做這爻辭只依稀地見這箇意便説這箇事出來大段散漫趙子欽尚自嫌某説得疏不知如今煞有退削了處譬如箇燈籠安四箇柱這柱已是礙了明若便剔去得豈不更是明亮所以説不可為典要可見得他散漫 問未濟所以亨

者便是有濟之理而柔得中又自有亨之道曰然

小狐汔濟汔字訓幾與井卦同既曰幾便是未濟未出坎中不獨是説九二爻通一卦之體皆是未出乎坎險所以未濟　不續終也是首濟而尾濡故不能濟蓋不相接續去故云不續終也狐尾大濡其尾則濟不得矣並語録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伊川先生曰水火不交不相濟為用故為未濟火在

水上非其處也君子觀其處不當之象以慎處於事物辨其所當各居其方謂止於其所也易傳

藍田吕氏曰火炎上而水潤下上下各當其所者也

白雲郭氏曰火性炎上而在上水性潤下而在下二氣不交不相為用是以為未濟亦猶天地不交而為否也物之有可辨者如水火之性是也居方者猶居上居下是也君子觀未濟之象而慎於辨

物居方者欲其所居各得交濟之道无若火在水上而不相為用也不然則物自各止其所在君子何慎之有易說

漢上朱氏曰未濟自否變否艮止也慎之象離為明辨也火陰物也居南水陽物也居北二物有相濟之理火上水下各居其所未濟也君子觀此慎辨萬物使各居其所有辨然後有交辨之以正其體交之以致其用不辨則不交有未濟乃有既濟

而未濟合既濟之象易傳

新安朱氏曰水火異物各居其所故君子觀象而審辨之本義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陰柔在下處險而應四處險則不安其居有應則志行於上然已既陰柔而四非无一字而中正之才不能援之以濟也獸之濟水必揭其尾尾濡則不能濟濡其尾言不能濟也不度其才力而進

終不能濟可羞吝也　不度其才力而進至於濡尾是不知之極也

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初六未濟之始以柔居險之下不可以有進也然上應於四不量其力陷溺於難不能以自濟故濡其尾不可進而進宜有悔而曰吝者私於其應不能忘懷以蹈濡尾之難終吝道也

白雲郭氏曰初六陰柔在下居險之中而上應九四是則小狐欲濟之象然不能有終而濡其尾是

陰柔不足以有濟故吝也極至也度可至而至之智者之事不度才力而妄欲有濟是不知可至之道也无凶而止於吝者得其應以為之助耳易說

漢上朱氏曰卦後為尾坎水濡之濡其尾也初處險下而上有應其志欲動在未濟之時剛動則出險於濟為得其分量矣極分量之極也初柔九二又以剛在前阨之雖有應可動而柔不能動吝也於是而欲濟是亦不知極也猶獸欲濟而力柔水

濡其尾則不能舉終亦不出乎險矣坎水為知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陰居下當未濟之初未能自進故其象占如此極字未詳考上下韻亦不叶或恐是敬字今且闕之本義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伊川先生曰在他卦九居二為居柔得中无過剛之義也於未濟聖人深取卦象以為戒明事上恭順之道未濟者君道艱難之時也五以柔處君位而二乃

剛陽之才而居相應之地當用者也剛有陵柔之義水有勝火之象方艱難之時所賴者才臣耳猶當盡恭順之道故戒曳其輪則得正而吉也倒曳其輪殺其勢緩其進戒用剛之過也剛過則好犯上而上字一无順不足唐之郭子儀李晟當艱危未濟之時能極其恭順所以為得正而能保其終吉也於六五則言其貞吉光輝盡君道之善於九二則戒其恭順盡臣道之正盡上下之道也　九二得正而吉者以曳輪而

得中道乃正也并易傳

藍田呂氏曰九二剛中而應志在出險雖曳輪於險中猶行之不止中以行正其難必濟故曰貞吉

濡尾曳輪在既濟則為始濟之象於未濟則為涉難已深之象故其義不同

白雲郭氏曰曳其輪者將以有行也九二以剛中之才居險難之中剛而有濟故曳其輪貞吉也夫六五之君柔中未能有濟必得九二剛中之臣相

與為應乃可濟矣是以有曳輪濟難之漸固守是道无不吉也中以行正者其曳輪也所以輔其君以有濟道之正也以九居二剛中之德也以中之德行道之正故曰中以行正也既濟初九曳輪而已濟者也未濟九二曳輪而將濟者也夫濟者宜有用舟之象而二卦皆言曳輪者以見濟難之時用力甚艱而後有濟故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坎為輪二往五應艮為手曳其輪也

坎輪在水火爻之中水欲下火欲上亦曳也二中也九二之五中以行正也未濟時六五柔處尊位五所賴者九二剛中也剛非臣德之正也剛或好犯恭順之道或有不足故戒以曳其輪則緩進以盡恭順於臣爲中於道爲正行中以行正者正未必中中以行正則盡矣易傳曰唐郭子儀李晟當艱難未濟之時能保其吉者用此道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九二應六五而居柔得中爲能自

止而不進得為下之正也故其象占如此　九居二本非正以中故得正也本義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伊川先生曰未濟征凶謂居險无出險之用而行則凶也必出險而後可征三以陰柔不中正之才而居險不足以濟也未可有濟之道出險之用而征所以凶也然未濟有可濟之道險終有出險之理上有剛陽之應若能涉險而往從之則濟矣故利涉大川也

然三之陰柔豈能出險而往非時不可才不能也三征則凶者以位不當也謂陰柔不中正无濟險之才也若能涉險一无險字以從應則利矣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有强援於上故利涉大川非義躁進凶之道也易說

藍田吕氏曰六三陰不當位不中不正執此以行非止未濟取凶必矣居二剛之間所比者正當是時也以不正進則凶比於正而濟乎難則利

白雲郭氏曰三非中正之才不足以有濟必欲力征而有濟斯取凶之道也然二卦謂之濟者非獨濟其身而已有載上濟下之道故皆有曳輪之象茍濟其身則為小狐之事也非濟之大者也六三雖非中正之才而處險之上險不能害以之自濟則可濟衆則不可是以雖征凶而利涉大川也征凶以其濟衆也利涉大川自濟也必曰未濟征凶言欲以未濟之道而征是以知其欲大濟也征凶

固不若九二曳輪之吉而利涉大川復優於小狐濡尾之吝以此見六三之才居初二之間特以不當濟難之位往濟則凶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三處險中惟至剛乃可以出險六柔不當位未濟也以柔而行外援上九則乾首沒於坎中淪胥以溺之象雖正亦凶賁武何進是也故曰征凶三四非應當未濟之時三資其助四近而協力巽股出險利涉大川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陰柔不中正居未濟之時以征則凶然以柔乘剛將出乎坎有利涉之象故其占如此蓋行者可以水浮而不可以陸走也或疑利字上當有不字本義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伊川先生曰九四陽剛居大臣之位上有虛中明順之主又已出於險未濟已過中矣有可濟之道也濟

天下之艱難非剛健之才不能也九雖陽而居四故戒以貞固則吉而悔亡不貞則不能濟有悔者一无者字也震動之極也古之人用力之甚者伐鬼方也故以為義力勤而遠伐至於三年然後成功而行大國之賞必如是乃能濟也濟天下之道當貞固如是四居柔故設此戒　如四之才與時合而加以貞固則能行其志吉而悔亡鬼方之伐貞之至也易傳並

橫渠先生曰剛陽之德逼近至尊非正而吉悔所招

也初處險中叛而未一奮動討伐其勢必克堪上之任是以有賞易說

藍田吕氏曰九四與既濟九三皆離之體有文明之德利伐幽闇故皆曰伐鬼方既濟九三陽剛當位故曰高宗斯爻以陽居隂剛德不盛故必貞吉悔亡然後可以行其志震用伐者先之以威也不曰克之而曰有賞於大國者既濟九三强剛之質尚力以取勝斯爻不純以武修文德以服之不戰

而服故不曰克之而曰有賞也

白雲郭氏曰四居近君之位有剛强可濟之才而能固守居柔之貞是以吉也吉則未濟之悔亡矣故可以震用伐鬼方震用伐鬼方則其才足以遠濟非獨自濟其身而已故其君報能濟之功是以有賞於大國也必言三年以見未濟之時艱於有為也自古觀之舜有大功三十而後為天子禹八年於外而後平水土湯十一征而天下信之大王

九年而大統未集周公東征三年而歸未濟之難如此則九四之三年有賞未為久也志行者上有六五虛明柔中之君故九四得以行其志而有鬼方之伐不然則自濟不暇又安能濟遠人乎既濟九三與未濟九四皆有伐鬼方之象者二卦三四為反對故其象同與損益二五言十朋之龜夬姤三四言臀无膚其行次且同義稱高宗則知伐鬼方為小事言震用則知伐鬼方為大事矣係乎其

人大小不同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居四有悔動而正正則吉而悔亡四動體震震為威怒坤為鬼方坎為險四近君剛而明有濟之道初恃險未順四用其威怒以入其阻伐鬼方也自三至初歷三爻坤為年三年而後順克之也克難辭艮山坎川坤土田賞之象坤四為國陽為大有賞於大國非貞吉悔亡其志行於上下乎二卦言伐鬼方者借此以明必濟之義天

下之弊固有盤結而難去者四凶頑民歷世既久乃能去之故曰貞吉悔亡易傳曰古之人用力之甚者伐鬼方也故以為義力勤而遠伐至於三年然後成功而行大國之賞必如是乃能濟四居柔故戒以此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九居四不正而有悔也能勉而貞則悔亡矣然以不貞之資欲勉而貞非極其陽剛用力之久不能也故為伐鬼方三年而受賞之象

本義 益損二卦說龜一在二一在五是顛倒說去

未濟與既濟說伐鬼方亦然不知是如何語錄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伊川先生曰五文明之主居剛而應剛其處得中虛其心而陽為之輔雖以柔居尊處之至正至善無不足也既得貞正故吉而无悔貞其固有非戒也以此而濟无不濟也五文明之主故稱其光君子德輝之

盛而功實稱之有孚也上云吉以貞也柔而能貞德之吉也下云吉以功也既光而有孚時可濟也　光盛則有暉暉光之散也君子積充而光盛至於有暉善之至也故重云吉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六五離明之體居尊履中光之盛者然柔而不強或流於不正故貞吉然後无悔然後全其君子之光光達於外而有暉則離德充矣故曰有孚吉凡言悔亡者已有悔而令使之亡也无

悔未有悔而不使之有悔也

白雲郭氏曰六五柔中文明之君虛已而有容故賢者樂為之輔以濟天下之難是以九二有曳輪之吉而九四有鬼方之伐也人君不以尊位自居而樂於虛已待賢固守是道宜其吉而无悔矣貞吉而无悔是以未濟之悔可亡於九四也為君之德孰有光於是者乎此其所以為文明之君有孚虛中也虛中故能尊賢而容衆是以吉也上言貞

吉始之吉也下言有孚吉終之吉也此所謂能續終者也昔文王之為君也徽柔懿恭所謂柔中也光於四方顯於西土非君子之光乎至於得賢而用之則有若虢叔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适之徒以為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之臣故在詩則文王獨稱大明而在易則未濟六五亦獨為君子之光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五文明之主柔居尊位悔也虛中

而下九二二往五正以剛濟柔故貞吉无悔坎為光君子之光謂九二也五離為明二與五應光明相燭有孚也暉者光之散管輅曰日中為光朝日為暉朝日初出其光暉散也言二五未交其德暉之所及已孚於上下則吉濟險難者君必剛正臣必有不言之信然後委任篤下无間言功濟天下而无後患不然凶必至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六居五亦非正也然文明之主居

中應剛虛心以求下之助故得貞而吉且无悔又有光輝之盛信實而不妄吉而又吉也　暉者光之散也并本義

上九有孚於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伊川先生曰九以剛在上剛之極也居明之上明之極也剛極而能明則不為躁而為決明能燭理剛能斷義居未濟之極非得濟之位无可濟之理則當樂

天順命而已若否終則有傾時之變也未濟則无極而自濟之理故止為未濟之極至誠安於義命而自樂則可无咎飲酒自樂也不樂其處則忿躁隕穫入於凶咎矣若從樂而躭肆過禮至濡其首亦未能安其處也有孚自信於中也失是失其宜也如是則於有孚為失也人之處患難知其无可奈何而放意不反者豈安於義命者哉　飲酒至於濡首不知節之甚也所以至如是不能安義命也能安則不失其常

矣_{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飲酒而至於濡首不節之甚也其必失此樂也有孚_{易說}

藍田吕氏曰上九以剛居未濟之終濟未濟者也既濟則无所事而佚樂矣无事佚樂之志形於外可以飲酒而无咎故曰有孚于飲酒无咎无事佚樂之志形於外飲酒可也不知其節至於濡首則有孚之過也故曰濡其首有孚失是

白雲郭氏曰六五有孚於賢者故為君子之光上九有孚於飲酒適足自養而已安能有濟哉然自養者獨善其身雖无大咎至於難將及已濡首而不變是不知進退存亡之節者也向之謂有孚今則失是矣上九剛明之才可用而不知變故聖人之辭戒之如此昔伊尹始則耕於有莘之野終則幡然而改所謂知進退存亡之節者又安有濡首之失乎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孚於三三震坎為酒上反三成兊坎流於兊口有孚於酒也三之上得正无咎也未濟之極无極而自濟之理非剛健之才得時得位上下孚應終不濟也上九君子有才而不當位與六三相應而无可濟之資以其有孚矣相與飲酒樂天順命以俟可濟之時則於義无咎上反三乾首濡於酒中則從樂躭肆亦不知節矣坎兊節之象也有孚若然失是義矣晉魏之交士多逃於麴

糵无濟時之志以故世復大亂聖人之戒不其深乎易傳曰人之處患難知其无可奈何而放意不反者豈安於義命者哉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剛明居未濟之極時將可以有為而自信自養以俟命无咎之道也若縱而不反如狐之涉水而濡其首則過於自信而失其義矣本義

問居未濟之時未可動作初柔不能固守而輕進故有濡尾之吝九二陽剛得中得正曳其輪而

不進所以貞吉曰也是如此大槩難曉其解也且備禮依衆人說　又曰坎有輪象所以說輪大槩未濟之下卦皆未可進六三未離坎體也不好到四五已出乎險方好上九又不好故曰濡首分明只是狐過水而濡其首令象云飲酒濡首皆不可曉舊嘗有人著書以彖象文言為非聖人之書只似是這樣處頗費分疏所以渠有是說　未濟看來只陽爻便好陰爻便不好但六五上九兩爻不

如此六五得中故以為吉上九有濟時之才又當未濟之極可以濟矣却云不吉更不可曉　問未濟上九以陽居未濟之極宜可以濟而反不善者竊謂未濟則當寛靜以待九二九四以陽居陰皆能靜守上九則極陽不中所以如此先生曰也未見得是如此大抵時運既當未濟雖有陽剛之才亦無所用況又不得位所以如此並語録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六十八